

第二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探讨

文艺评论新的方向和可能性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文艺评论是文艺整体生态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引导文艺创作、探索文艺规律、推介优秀作品、提高鉴赏水平、批评不良创作倾向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多年来,我国的文艺批评比较活跃,但文艺批评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甚至一些批评家自身也对文艺批评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因此,如何找到文艺批评的新方向、新可能,成为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们关注的话题。

6月26日至27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在京举行。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出席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评论家围绕“文艺评论:新的方向和可能性”,就“新时期以来文艺评论的历史演变”、“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与当代文艺评论的关系”、“当前文艺评论的现状与前沿问题”等论题展开讨论,对30多年来中国文艺批评的道路进行总结与反思,并呼吁建立一种与当下中国经验、中国文艺自身的发展道路相契合的新型文艺批评。

批评家要翻新自己的阐述框架

文艺评论要关注新的文艺现象,要深入把握新时代的特征。王文章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30多年,我国各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世界上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转折点,中国人正走在文艺复兴的伟大道路上。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文艺工作者有必要也有可能讲述出新的跟以往不同的中国故事,这是研究一切文艺现象的出发点。

但是要准确地表达和阐释中国当下所发生的这一切变化,绝非易事。冯敏说,现在很多文艺作品对现实、历史的表达是不准确的,或者是没有提升的,如果依托于这些作品进行批评,文艺评论的面目也非常可疑。陈福民认为,批评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实质,最终要回归并诉诸一种知识活动。面对中国当下的转型,我们很多旧有的知识和观念已经失效。今天,文艺批评的知识困局已经呈现出愈演愈

烈的状况。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思想淡出”抽空了批评的精神基础,另一方面,文艺批评又束手无策地面对着破门而入的一个庞然大物:大众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各类写作。由于原有知识格局的解体,文艺批评与大众消费写作之间几乎难觅可以共享的知识基础。因此,传统的文艺批评在知识格局上无力介入和判断新的文化现实,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白桦看来,现在的文化结构跟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具有更大的混杂性。这使得文艺批评要面对的问题空前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文艺批评要抱有一种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作为批评家个体,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现实和文艺的发展。同时,要为年轻批评力量的成长提供一个较好的平台,他们有新的观念和视野,可以为文艺批评注入新的活力。

文艺批评要积极应对媒介革命

媒介的更新换代给文学艺术带来了新的形态,整个阅读、评价的机制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阎晶明认为,在数字时代,人们需要的可能是即兴的互动交流——几个字的点评,甚至是一个表情符号,而不是所谓的“权威评论”。特别是对于那些网络作家来说,他们更关注的是普通读者阅读作品之后的感受,并根据这些回应对作品进行书写。在新媒体时代,批评家也不可能通过微博、微信“刷屏”来增加自己的话语权,那么如何将将自己的专业知识真正有效地介入到新的批评实践中,并被大众所认可,这需要解决好对接的问题。

在邵燕君看来,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不仅仅是载体的不同,更有写作策略、文学生态等方面的不同。这要求我们不能抱着任何既有的观念来界定、评价网络文学,必须再建立一套新的网络文学评价标准和批评话语体系。与此同时,在纸质媒介向数字媒介转型的过程中,“作为人类精神的触须”的文艺创造者也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明知大势所趋但甘愿“抱残守缺”,做传统的文字艺术的守护人;要么与时俱进地进入数字时代,为同代人触摸新的情感模式和认知模式。如果是后者,我们必须重新自我定位。批评家不再被要求保持中立

的、客观的“学院派”超然态度,而是被召唤“深深地卷入”。

对于从印刷媒介到数字媒介的转型,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抱有乐观的态度——人类打破印刷文明建构的“个人主义”,在地球村的愿景上重回彼此密切相关的“部落化生活”。邵燕君说,只有在“重新部落化”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网络空间的“粉丝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一体,创作者和分享者组成了一个“情感共同体”。这就要求研究者如果不是“地球村”的“有机知识分子”,至少是某个“圈子”的“学者粉丝”,不能进入“圈子”就不再具有“入场”资格。那种站在门外进行的故作严肃的批评,在数字时代可能会逐渐失效。

文艺批评要有立场和伦理

在论坛上,多位批评家还谈到了文艺批评的立场和伦理问题。吕品田谈到,我们现在老是说批评观念要多元化,这本身没有什么错,但不能因为“多元化”而放弃我们的批评立场。没有批评立场,批评家面对任何问题时都是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那文艺批评的有效性就值得质疑。因此,文艺批评要有一定的立场。这种立场很多时候是出于批评家的“一己之见”,但是它又与整个时代氛围、文化症候等因素密切相关,它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

在贺绍俊看来,要保持文艺批评的有效性,应该讲解重申批评的伦理问题。强调文艺批评的伦理,并不是要求批评家都成为道德圣人,也不是要求批评家所写的文章都是道德文章,而是为了让文艺批评能够成为真正的文艺批评。批评的伦理,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真诚,二是从文本出发。有了真诚,意味着批评是有一说一、言之有据;真诚还意味着一种善意,也就是说,即使是最尖锐的批评都是带有善意的。从文本出发,就是不认真研读文本,就没有批评的资格,不能用理论来硬套。

李准谈到,我们现在有这么大的批评队伍,有这么多的发表阵地,但是文艺批评界却没有形成一些集中研讨的热点,这是一种缺憾。实际上,应该对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的一些核心问题进行集中讨论,找到基本的共识,这样才能有利于文艺批评更顺利地往前走。

刘奇葆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

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新华社呼和浩特6月27日电 6月24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推动文化发展繁荣,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指标体系,健全协调机制,统筹设施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使城乡居民享受到更多更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调研期间,刘奇葆前往呼和浩特、包头和呼伦贝尔,深入宣传文化单位、企业、农村和牧民家庭,考察公共文化服务、历史文化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对外宣传等工作情况。

刘奇葆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坚持及时学、专题学、深学,以党委中心组为重点带动全体党员干部的学习,切实加强面向社会的宣传教育,着力用讲话精神指导实践推动实际工作,推动讲话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向纵深发展。

刘奇葆指出,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员干部带好头,面向全民抓落实,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要坚持以文化人,抓好结合融入,用文化播撒和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枝繁叶茂。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守望相助”的要求,着力抓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思想,增进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热爱,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打造祖国北部边疆亮丽风景线。

刘奇葆指出,要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扶贫攻坚结合起来,与农牧民新村建设结合起来,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积极推进“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建设,推动农牧区的文化设施和文化服务实现跨越发展。要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做好整理挖掘和创新发展工作,激活其生命力,使民族民间文化活起来、传下去。要抓好对外传播能力建设,依托内蒙古特殊的地缘优势和文化优势,发挥边境口岸的重要作用,积极对外宣传阐释中国梦,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塑造我国良好国家形象。

第三届朵日纳文学奖颁奖

本报讯 6月26日,“东方情·中国梦”第三届朵日纳文学奖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颁奖。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丹增、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叶梅、《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等出席颁奖活动。本届评奖共收到154部申报作品,经过评奖办公室审核,筛选出109部参评作品,其中蒙古文作品79部,汉文作品30部。最终共有12部作品获奖。

阿云嘎的长篇小说《满巴扎仓》获得“朵日纳文学奖·大奖”。该作品以蒙医药殿宇“满巴扎仓”为背景,生动描述了19世纪末鄂尔多斯高原上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情节引人入胜,故事矛盾冲突尖锐复杂。结尾将蒙古药典以手抄经卷的方式广布天下、治病度人,表现了各民族和平共处、团结和谐与仁爱天下的情怀,展现了古老而现代的草原文化的多彩神韵,构思精妙,寓意深远。

斯·巴特的长篇小说《传说中的红月亮》、白雪林的中篇小说集《一匹蒙古马的

感动》、乌仁高娃的散文集《大地的呼吸》、特·赛音巴雅尔的散文集《从阿尔卑斯到罗马》、白涛的诗集《长调与短歌》、满全的评论集《文本·意义结构·文化阐释》、刘成的评论集《草原文学新论》等7部作品获得“朵日纳文学奖”。“朵日纳文学奖·翻译奖”颁给了锡林巴特尔的汉译蒙长篇小说《蛙》和哈森森的蒙译汉长篇小说《满巴扎仓》。“朵日纳文学奖·新锐奖”由努恩达古拉的中篇小说《云梯》和都仁吉日嘎拉的诗集《火红的孤独》摘得。

朵日纳文学奖是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和内蒙古自治区文联、作协主办,内蒙古鄂尔多斯东方控股集团协办的文学奖项,创立于2009年,每两年评选一次,旨在繁荣少数民族文学,推进蒙古族文学的发展,传承蒙古族文化。自前两届成功评选以来,朵日纳文学奖产生了较大反响,受到了蒙古族作家的热情关注和积极参与。

(李晓晨)

鲁院第十一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在大理开班

本报讯 6月24日,鲁迅文学院第十一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理论评论家班)在云南大理开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白庚胜、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州长何华、云南省文联副主席黄映玲等出席开班仪式。开班仪式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成曾榭主持。

白庚胜在讲话中说,在当今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多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生态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征,是推动国家发展、铸就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大理文化灿烂,文人名流荟萃,史籍文献甚丰,此次培训班在苍山洱海之间举行,相信这片神奇的土地一

定会为少数民族作家带来更丰厚的艺术浸润与文学滋养,催生出更多具有恒久生命力的精品佳作。

何华代表大理自治州委、州政府对培训班的举办表示祝贺,并预祝培训班圆满成功。他说,大理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是大理的“根”和“魂”,也是大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时隔3年,大理再次成为鲁院的培训班举办地,充分体现了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对大理的关心和重视。这次培训将进一步架起文学艺术交流的桥梁,繁荣大理州、云南省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事业。

本期培训班的学员由鲁迅文学院自举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以来的首期理论评论家班,共有全国16个省区市的50名少数民族理论评论家学员参加。(赵兴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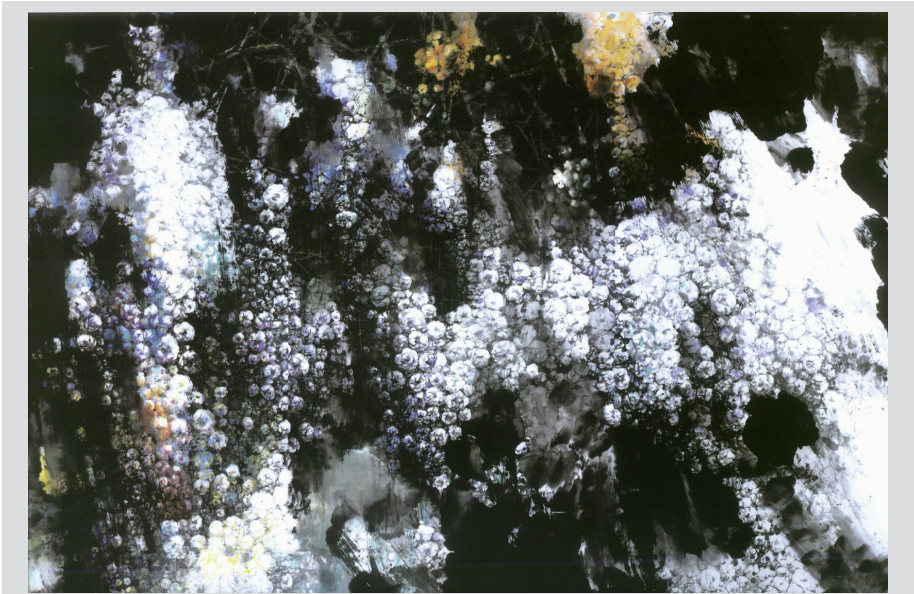
安妮宝贝改名庆山出版《得未曾有》

本报讯(记者 王杨) 近日,作家安妮宝贝以庆山之名推出的作品《得未曾有》由新经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得未曾有》是安妮宝贝改名“庆山”后的首部作品,在新书发布活动上,她介绍了创作该书的缘起。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安妮宝贝自北京出发,路线从江南延展到甘肃,一路遇见四个不相识的人。其中有爱作画也善于烹饪的厨子,倡导他的饮食方式;有回归乡居的摄影师,以作品系列礼敬故乡和大自然;有以诗歌、唐卡供奉信仰的年轻僧人;还有年过八旬、经历各种变迁却坚守古法弹奏古琴的老琴人。安妮宝贝说,这些人虽然年龄、身份、经历、生活都截然不同,但也有隐约的相同之处。相对于很多人对所置身时代

的热衷和身不由己,他们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每一个人的言行和生命存在的状态,或许都会影响世界的变化。她由与这些人的交往而受到启发,“我写这本书,主要的着重点在于我们如何用一种细微但是非常真实的方式度过自己的生命,度过自己手上的时间”。因此,《得未曾有》是以文化实录的形式,发现、探寻当下生活方式的另一种可能。

谈到改名为“庆山”,安妮宝贝解释说,自己喜欢“庆”这个字中欢喜赞颂的基调,也特别喜欢“静山如如”这个词,所以“庆山”只是选择了两个喜欢的字组合而成,没有特别的含义。安妮宝贝表示,改名并不意味着写作上的截然不同。改名后,她仍然会继续以散文、小说来推进写作。



“九天花雨——柯桐枝花鸟画作品展”6月26日至7月9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柯桐枝1965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师从宋省予、陈子奋。现任湖南省花鸟画协会主席、湖南省中国画学会顾问、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他多年来坚持从事水墨画和版画艺术创作,此次展览共甄选出其代表性作品40余件,是对近十余年来彩墨画创作的新呈现:绚烂交融的色墨中是雄浑壮阔的生命力,其既有的对传统绘画精神的内在感悟,更有对当代文化质感的直观呈现。(颜 慧)

新疆 200 多名维吾尔族作家、诗人、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

呼吁维护祖国统一和新疆大局稳定

本报讯 近日,15位著名维吾尔族作家、诗人、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联络200多位维吾尔族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等,联合签名发表了《永不沉默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致维吾尔同胞的公开信》,向全体维吾尔同胞发出呼声和倡议,表明态度和责任,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新疆大局稳定发出最强音。

公开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维吾尔同胞们: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在邪恶与罪恶像癌细胞一样正迅速而无情地吞噬我们的良知与纯洁灵魂的时刻,当极少数恐怖分子掀起的黑色风暴妄图毁灭我们的文明的时刻,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面对一系列暴恐犯罪,我们怎能不愤慨,不痛恨?我们又怎能任由这一切罪恶发生和继续,又怎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曾经拥有辉煌而灿烂文化的民族滑向黑暗呢!我们的良知绝不允许我们沉默。我们必须站起来大声呵斥:“住手!”

翻开历史,我们不难看到祖先们驰骋草原、平定叛乱,为了国家的安宁与统一挥洒鲜血的身影;我们的驼队曾经开创了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和交融谱写了不朽的篇章;我们的先辈们自豪地为自己取名为了“维吾尔”,向全世界表明我们是团结友善、热爱和平且值得信赖的民族。千百年来,无论是我们的先民或者后代,我们都对得起维吾尔这个称号,在中华文化宝库,甚至是人类文明史中也留下了我们先民的辉煌一笔。我们为先民自豪,为我们的勤奋与智慧感到骄傲,我们对先进的和进步的理念与思想表现出热情和主动,从而丰富和完善了自己,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与中华民族同胞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

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过许多唱响时代之歌、崇尚文明、进步的著名学者、诗人,如一千年前伟大的思想家、

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六百年前的诗神纳瓦依,二十世纪以来的阿布都卡德尔大毛拉、阿布都哈力克·维吾尔、尼米希依提、鲁特甫拉·穆塔里夫等,他们播撒了科学文化的种子,倡导人们崇尚现代文化、接受新生事物。诗人鲁特甫拉·穆塔里夫呼唤黎明,呼唤新中国,并写下了不朽之作《中国》,用激昂的诗句激励全体维吾尔人投入拯救中国的抗日战争;而尼米希依提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前往麦加朝觐,在异国写下了著名的爱国诗篇《思念》,表现出了一种伟大爱国情怀和崇高的公民意识。面对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和国际上反华势力所掀起的逆流,著名诗人铁衣甫江唱出了爱国主义的新篇章——《祖国,我生命的土壤》。先驱们以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充沛的公民意识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然而,不知何时,我们开始被一种畸形病毒所侵蚀,我们的民族中出现邪恶的阴影,而且越发猖狂,手段也异常残忍。他们打着宗教的幌子,用惨无人寰的暴力手段,残害无辜,践踏生命。他们有什么资格剥夺他人生命!这岂不是对以善为本的伊斯兰教的最大亵渎吗?如果那些灭绝人性的暴徒能进天堂,那我们还有必要选择那里,与他们同寝一处吗?

我们已经历得太多了,每一次暴力恐怖事件像一枚枚重磅炮弹炸碎了我们的心房。绝大多数维吾尔同胞都是善良的、仁爱的,都是虔诚的穆斯林,然而这部分善良的人民不也成为了暴恐事件辐射下的受害者吗?

请问,在这个春天里,我们维吾尔人有谁还能感到轻松和潇洒呢?有谁又能无忧无虑、专心致志地做事呢?我们曾经的光荣和尊严,似乎正在不断地失去。我们不断感受到投向我们的目光里充满了质疑:新疆到底怎么了?你们到底是怎么了?对这样的提问,要找到答案并不难。

恐怖分子是一小撮丧心病狂、失去人性的暴徒,他们并不能代表任何民族和宗教。我们不能因此而沉默,因此,我们愿意担当、敢于面对现实。因为我们整个民族,我们每一个维吾尔人,都已经在无形中被他们绑架,并且遭受着他们的侮辱和抹黑。实际上每一次,我们的身心、性命同样遭受了伤害,心灵一次次被撕扯,已是伤痕累累,鲜血直流。

作为维吾尔人我们应该更加理性地思考,特别是我们的诗人、作家,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我们,就该勇敢地承担。维护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是我们的神圣使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我们同样负有责任。

是的,我们每个人不妨首先从自己做起。

如果你是个公职人员,请你做好一个引路者,让民众信任你,愿意跟着你永远走在光明的大道上。你要为了大众的根本利益,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不惧威胁和死亡。

如果你是文艺工作者,是个知识分子,那么你就要随时发出正确的声音,告诉敬重你们的人们,如何生活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别人可以无语,但你一定要发声,因为你是民族的精英,许多人视你为真理的化身。

如果你是个学生,那么就好好读书,民族的进步、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知识的力量,也只有知识能让我们摆脱愚昧和无知。

如果你只是个普通百姓,是个男人,并且是个伊斯兰教的信仰者,那么我亲爱的兄弟,请你一定要走进阳光下的清真寺,决不去藏在地下洞穴里的非法讲经点,更要远离那些来自异国的宣扬暴力的书籍和音像制品。你要相信只有善待万物,才能得到真主的佑助。你不但要做到自己不相信“圣战者可进天堂”的鬼话,还要让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都不要相信。切记阿布都卡德尔大毛拉关于“民族